

## 华乐新力量



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15年来培养许多华乐人才，巫崇玮（左起）、常乐、罗彩霞、李浚诚与许民慧现在都是新加坡华乐团的全职演奏家。

在新加坡的华乐艺术生态里，新加坡华乐团是许多学习华乐的年轻人向往的目标。

新加坡华乐团现有阵容，不乏本地年轻乐手，或可看作一种新气象，新力量。

陈宇昕 / 报道

龙国雄 / 摄影

新加坡华乐团是许多学习华乐的年轻人向往的目标。

在新加坡的华乐艺术生态里，新加坡华乐团是唯一全职乐团，乐团全球招聘人才，加上乐师职位有限，开放时机不定，因此能够进入新加坡华乐团，除了实力，也讲时机。

新加坡华乐团是国家级乐团，许多人都关心，本土培养的华乐人才能否考入成为乐团一员。当然这无关“保护主义”（虽然多年来总有许多不好听的话出现），不是要给本土乐手固定配额，更像是一种检验，看看本土华乐教育体系和机制，能否继续为国家级乐团提供人才。

今年是特别的一年，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庆祝成立15周年，检视青年华乐团的历史，它确实培养了许多人才，当中也有人考入新加坡华乐团成为全职乐手。巫崇玮（打击乐）与李浚诚（笛子）是最新的本地成员。此外，南洋艺术学院毕业生王勤凯（二胡）也在新加坡华乐团实习两年后，今年2月转正，成为全职乐手。

新加坡华乐团现有阵容，不乏本土年轻乐手名字，或可看作一种新气象，今天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

### 巫崇玮：与父亲成同事

巫崇玮（29岁）从小就泡在新加坡华乐团里。

他的父亲唢呐演奏家巫振加是华乐团元老，常把孩子带到乐团。

“我就是那个在团里跑来跑去的小屁孩。”

巫崇玮回忆着也颇感自豪，可是不像外人想象的，父亲并不特别支持他走音乐之路，也许是深知这条路的苦。

巫崇玮说，对新加坡家长来说，医生、律师和飞机师才是梦想的职业吧，当他在中三那年决定要成为音乐家，父母亲有点失望。

小时候父亲教他吹笛子，后来在小学的华乐团，他改学打击乐。当时父亲就是乐团指挥，见他笛子不行，有点放弃地把他安排到后排，没想到从此放不下鼓棒，越来越着迷。

O水准考试后，巫崇玮没有继续深造，而是到新加坡华乐团打工，彩排时帮忙整理舞台上的椅子、取乐器，做些杂活，却也越发熟悉乐团的老师，知道他们的位置，偏爱哪些乐器，像铃和钹，乐器室那么多件，某个老师就只用某件，如此繁琐又有趣的小事。

如今巫崇玮与父亲成了同事，无疑是本地乐坛佳话。

其实参加国家青年华乐团的时候，巫崇玮就开始和父亲同台演奏。他说，一开始感觉就“哇——”很有趣，久而久之也就习惯。

巫崇玮曾向郭勇德学习中国打击乐，郭勇德后来鼓励他学习西洋打击乐，他记得郭勇德说过：“但就一种打击乐是不够的。”他谨记于心，后来加入南洋艺术学院，接着前往英国，考获伦敦皇家音乐学院（RCM）优等表演硕士学位。

### 李浚诚：歪打正着与笛子结缘

李浚诚（24岁）刚从北京回来。

完成中国音乐学院本科学业，李浚诚顺利考入新加坡华乐团，兢兢业业准备音乐生涯新阶段。

李浚诚学笛子的道路可说是歪打正着。小学时他本是乒乓球队成员，没想到小三那年学校华乐团生源不足，全体三年级学生都得去试一试乐器，李浚诚就这样与笛子结缘。

他的启蒙老师邹伯强一直鼓励他，甚至带他到北京找老师上课，研究深造的可能。2010年，他以客卿乐手身份加入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，也在人协青年华乐团，生活的一切都是华乐。

李浚诚说，决定学习笛子专业时，家人不赞同，不过见他如此坚定，也就放手让他追求理想。



王勤凯今年顺利考入新加坡华乐团胡琴声部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如今顺利加入新加坡华乐团，李浚诚说：“现在起要学习适应乐团生活。”

### 王勤凯：从音乐教学到考入乐团

另一位新成员王勤凯（31岁）则于今年2月加入。

约在两年前，他得到在新加坡华乐团实习的机会，跟着乐团排练、演出，累积经验。

2014年南艺二胡专业毕业之后，王勤凯主要从事音乐教学，也和同学成立华乐五重奏诗重奏艺术坊（StringWerks）。如今考入乐团，教学比重减少，不过他认为琴诗重奏艺术坊还能继续推广，他的另一目标是，在国外演出整套新加坡作品，促进音乐和文化交流。

毕业到加入乐团的四年，王勤凯从未停止表演，努力精进，他非常感谢恩师张玉明，一直督促他，也给他机会。

如今展开音乐生涯另一阶段，王勤凯说：“加入新加坡华乐团算是我的其中一个梦想，能进入自己国家的职业乐团，很自豪。乐团给我的考验是，演出很频密，一年约要演100场，必须快速识谱、消化曲子。尝试不同曲目和风格，接触大量音乐，对我的技术，以及重奏方面，都有很大帮助。”

王勤凯认为，本地华乐圈看起来发展蓬勃，实际上市场很小，一套曲目演一次就结束，没能四处地跑，因此乐手必须更努力在网络上曝光。独奏方面，演出机会不多，因此每个人都格外努力争取。

### 罗彩霞：坚持，做出成绩

另外三位国家青年华乐团培养，如今加入新加坡华乐团的有罗彩霞（31岁，中阮副首席）、许民慧（28岁，中阮）与常乐（31岁，唢呐副首席）。

罗彩霞就读理工学院期间，曾在新加坡华乐团的乐谱室打工，那经验就像初出茅庐的学徒走进藏经阁，让她振奋不已。

罗彩霞2003年起向张蓉晖学习中阮。

“她是第一个告诉我可以走全职生涯的人，是我的伯乐，一开始我会怀疑自己，但她一直鼓励我，我也一点点学习、进步，终于考进新加坡华乐团。至于父母，一开始当然会担心。我想坚持很重要，比如多演出，多参加国外的比赛，有成绩了，他们慢慢就放心了。考入新加坡华乐团，像一个指标，他们也不再说什么了。”

### 许民慧：不想跟哥哥姐姐一样

许民慧虽然年纪轻，但已经在新加坡华乐团任职七年。

她的家庭背景比较不一样，家人间以英语沟通，哥哥姐姐学的是

### 年轻乐手的目标

如果说加入新加坡华乐团是个梦想，接下来有什么目标呢？

巫崇玮说，自小观看新加坡华乐团演出，倾心于某位老师的艺术才华，想要加入华乐团是很多人自然的梦想。不过达到这个目标之后，决定不能停顿，他相信每个乐手都希望能够尝试乐团以外的事物，毕竟艺术无远弗届。

自我鞭策，努力精进，演奏家不能松懈。

罗彩霞认为，除了多听多看，教学也能帮助演奏家进步，从学生犯的错误中提醒自己，同时也思索一套科学模式帮助下一代进步。

如今在新加坡华乐团接触大量多元曲目，也有机会与世界各地名家合作。

许民慧说：“每次合作都带来不一样的火花，舞台上总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，这些都是重要的艺术启发。”

乐团的生活忙碌又充实，常乐却观察到一件有趣的事，他问：“大家有没有见过叶聪老师上厕所？”大家都摇摇头，常乐继续说：“排练的时候，叶老师从来没有坐下，中途也不会上厕所，好几个小时的排练。这给我们传达某种精神，很感动。”

此外，他们也认为，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的经验，帮助他们快速成长，让他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较有挑战性的曲子，同时也得到职业乐团的培训。

他们相信，新一代本地乐手水平会继续提升。巫崇玮认为，从前校园乐团能演奏《金蛇狂舞》已经很自豪，现在连小学华乐团都开始演奏《郑和》。

本地华乐前辈多年前耕耘，现已见成果，这些正值事业高峰的青年演奏家，也在继续播种，培养下一代。

小提琴和钢琴，姐姐如今在美国当钢琴教师。她说，小时候父母问她想学习哪个乐器，她不想要跟哥哥姐姐一样，正好学校里有华乐团，她尝试玩华乐，成为徐宜平的学生，学起阮。

加入青年华乐团，许民慧结识张蓉晖，2011年南艺毕业后，顺利考入新加坡华乐团。

一开始同辈乐手很少，都是老师级人物，许民慧倍感压力，她说：“以往在青年华乐团，每年一两次坐在老师旁演奏，就已经很感压力，刚加入新加坡华乐团的时候，每天能感觉到这种压力。”

不过许民慧的另一个难题，是语言。在华乐团，大家都以华语沟通，好在同事都会帮她翻译，解释音乐上的问题。

大家都说，许民慧现在的华语进步很多。

### 常乐：来新加坡打开视野

来自中国山西太原的常乐，出身音乐家庭，他的外祖父、母亲和三个舅舅都是唢呐高手。

“我选吹唢呐，原因很简单。小时候舅舅在家里练习，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妈妈问我喜欢这个乐器吗？我说喜欢，就学了。那时我才八岁，很难定下心。我妈就陪我练习，我吹半小时，她给我挑毛病，然后我妈吹半小时，换我挑她的毛病。现在想起来，很感动，妈妈为了我这么做。”

结束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训练，常乐2006年来到新加坡，在莱佛士音乐学院深造，同时考入青年华乐团，开始接触更多乐团的演奏。他说，当时跟着唢呐演奏家刘江学习乐团的演奏方法，期间也观赏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出，见识到高水准的演奏、声音和表演状态，所以2013年一有机会面试，就努力尝试，并且幸运地考上。

为什么选择到新加坡发展华乐生涯？

常说：“我有家人在新加坡，他们很熟悉这里的华乐圈，希望我来打开视野。”